

中国名人全传

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MOST FAMOUS PERSONS

帝王将相系列

THE KINGS AND MINISTERS



WANGANSHI'S BIOGRAPHY

王安石全传

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
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

傳

長春出版社

大 改 革 家

王安石全传

姜 穆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总 序

人创造了历史。确切地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然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仍能流传千古、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千年不断的历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英勇神武，开一朝盛世，创治世峰巅；有的崛起于峰烟四起之时，以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有的以其智谋权术，纵横捭阖，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有的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挽江山于既倾。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坚忍不拔之毅力，倾一生精力，披肝沥血，创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

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千百年来，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

中国名人，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朝代的兴废，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时代的变迁，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名人全传》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以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精妙的叙述，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不朽的英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

编者

2002年7月

序

从工作岗位退休以后，于1992年元月4日心肌梗塞，经过两次电击，好友李师郑从天未亮就守在荣总院长室前，候到他上班，经王石补大医师做了心导管气球扩张术，命虽然救了回来，却不能再就业，只好以写作维生。在台湾以写作为职业是多么不容易，补救之法便是量入为出，因此窘态毕露。

一生不知积蓄，而积习难改，朋友们救穷总非长久之计，《经济日报》副刊徐桂生（则林）先生便教我“钓鱼法”。1994年夏约写王安石。只因曾经在三十多年前，潘寿康先生约写狄青，大概徐先生以为我对宋史曾涉猎过，乃有此约。殊不知答应潘先生之约是个太大胆的行为，同样，答应写《王安石全传》就更大胆了。

狄青只是一位将军，他的功业在西北对付西夏与平南降服侬智高，是比较单纯的；王安石则是一位政治改革家、经济社会学家、学者、诗人，他的功业在“熙宁新政”（也可称为“王安石变法”）。政治上的斗争，合纵连横，面对既得利益者，如原来的“庆历新政”主角，后来变成守旧派，以及与后党的障碍进行斗争。新政的推行要比狄青的军事行动复杂得多了。

从阅读相关史料开始，到动手写作，才发觉有太多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开封的街道、官衔与职务、馆阁、政务、台

谏之间的关系，大朝与小朝又是在哪些地方举行？如何举行朝议以及经筵呢？对这些问题，宋史不能解决。至少开封街道要从都市建筑史上，才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答案。

仅仅一个翰林学士院，就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通常一般都只称翰林学士，光职衔就能把人弄得昏头转向。

类似的问题太多了。

王安石的改革固然以经济为主轴，但此一改革的成败却关系两宋的国祚，甚至关系整个中国的发展。

这些斗争，其根源却是来自“陈桥兵变”后的“黄袍加身”。赵匡胤非如其他开国皇帝一样是马上得天下，于是需要“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中央集权，皇帝直接掌握兵权等，都是为了避免陈桥的历史重演而设计。

重文轻武，帅臣由文人担任，边备也都是文人。如范仲淹是大中祥符进士、韩琦是天圣进士、澶州作战的寇准是太平兴国进士、毕士安是乾德进士、平苗夷之乱的章惇也是赐进士出身；杨业（继业）为地方豪强，是一位北汉降宋的武将，狄青、岳飞起于布衣。将军掌过枢密院的也只有狄青一人。而枢密院、兵部都无军权。重文轻武的结果，宋朝的文化、文学有较佳的发展，璀璨光芒；大将军除了曹彬因是皇戚得到重用，余外都受贬抑，以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骑兵不能上马，步卒不能拉弓。终不能避免向契丹、西夏“岁赐”以求苟安，最后亡于蒙元，都与此有关。

文武不平，可从待遇上看出：宰相月支三百贯，大将军月支六十贯而已，庶族大将军月饷只有二十贯。只此一例，其它可知。士兵的待遇更不能谈。

军队有“禁军”（中央军）、“厢军”（地方民兵）之分。军人因待遇薄而准许“回易”（即海上丝路与回族贸易）来解决待遇问题。另外将军与军队实施轮调，使之不能形成团队。因此军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

文官也有任期，以防大吏形成势力，尾大不掉。由知县到一品大员，没有例外。地方官一任三年向中央述职听候派任，太宰则利用台谏牵制派系，获罪即予贬抑，乃有所谓“使相”的称谓。一品大员而知州路，实已是有职无权，养老而已。

地方官吏也是分权的，知州有通判分权，军队有监军，只有经略指挥使、安抚使是比较全权的。

宋朝官吏与豪强勾结十分严重，鱼肉百姓的情形也非常普遍。这又与待遇有关。

宋朝官员的待遇，很多地方与近代相仿，除了钱币、还有实物，如绸缎、粮食，但知县与宰相的待遇相差三十多倍。于是官吏与豪强沆瀣一气，形成政商的复杂关系，互相勾结，利益输送，如放高利贷等，最后则土地兼并，佃农、小农被严重剥削。徭役过重，百姓嫁母、杀父以减少丁口数，有的自鬻为豪强家奴，或入道观寺院，以求庇护免役；而宋朝同样有黑道漂白，形成招安文化。政治扬扬沸沸，尤其社会风气败坏，汴梁号称火树银花，城开不夜，瓦子（游乐场所，如今日的戏院、KTV）、教坊（高级妓院）林立。

“熙宁新政”以经济复苏、抑制兼并、均富为目的。希望政治清明、提高生产、税赋公平而富国之外，并有“保马法”、“保甲法”、“将兵法”改革军队，使之达到强兵而雪国耻的目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不可同日而语。

“庆历新政”只是局部改革，安石变法则是一套的，如“市易法”即属商业法之一，另外教育、科考改革更是百年大计，眼光远大。

可惜这种改革，竟在一批既得利益者与后党的联合排闼下，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包围中央，新法失败与此有关。

由于政治风气的败坏，乃有逼上梁山之说，一部《水浒》可说是宋朝的部分社会史，只是以小说形式出之罢了。

要明白宋朝的社会正义，可从张方平“条对”中所说“政出多门，大商豪民，乘隙射利”中得到一个概略认识。官吏、土豪劣绅、奸商盘根错结，形成一个吸血集团，巧取豪夺。赵匡胤轻松地、未流一滴血得来的江山，便断送在这批人的手里。

反“熙宁新政”的，正是“庆历新政”的那些要角：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都是行“庆历新政”却反“熙宁新政”的人物。把两次政治改革比较，虽有全面与局部之分，目的却都是富国强兵、抑制豪强。“庆历新政”的“明黜陟、修武备、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都是“熙宁新政”所要做的。为甚么当年行新政的人，今天却来反王安石的新政呢？

从林园史可以约略知道“庆历新政”中人为甚么反“熙宁新政”的原因。中书李清臣在洛阳的“归仁园”占地整一坊。一坊有多大不知道，园的中部种竹就是百亩。司马光的“独乐园”算是小的。《元城先生语录》引刘安世语说：“独乐园在洛中诸园，最为简素。”但“独乐园”也占地二十亩，亭台楼阁，除了读书堂之南有屋一区之外，沼北有横屋六楹，名为种竹斋。”这是建于熙宁六年（1073年）的一座林

园，是司马光被贬于洛阳后的临时居所。富弼、韩琦都有庞大产业。

范仲淹是位清官，致仕（退休）后也还买义田千顷，为范氏一族的公益田。

由此大概可知权与利分不开。

自王安石“越次入对”，反新法的人前仆后继，行新政是神宗（赵顼）的自强政策，因此谁反新法就贬谁。但是在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庇护下，被贬者只不过由京官变成地方官而已。

贬官使反“熙宁新政”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地方，因此反新政就出现地方包围中央、或中央策划地方执行的现象。在“熙宁新政”中，发生地方玩法、钻新法漏洞反新法的现象：富弼指示增息强贷青苗钱，政府规定二分利，富弼收三分；东明县升户等增收免役钱。“方田均税法”使逃税大户与兼并的土地都无所遁形，当然都使一些既得利益者加入反新法行列。欧阳修自己同样鼓吹过“官商分利”，这也就可以看出一斑了。

“庆历新政”、“熙宁变法”是宋朝的一大契机，实施期间，遭到保守派与后党的反对；王安石罢相归金陵，吕惠卿执政，引用亲兄弟敛财，又实行“手实法”，新法已变成苛政。

赵顼崩薨，旧党被贬者为高太后重召入朝廷，司马光拜相后，七八个月罢尽新法，刚刚复苏的农业和经济，又倒退到旧时代。后来虽有章惇、蔡京恢复了部分新法，终非王安石的新法了。宋朝失去了国强民富的契机。

王安石行新法，有其缺点。太急太猛，是政治大忌，失

败也在此。

甚么都有定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都反新法，而宋朝竟还有三百多年国祚，已是意外。范仲淹、王安石未能使北宋富强，岳飞、韩世忠、陆秀夫也未能挽救南宋的败亡，这且不谈。中国四大发明，活字版印刷、指南针、火药三项到宋代都已成熟到了运用阶段，另外《新仪象法要》、《天文历算》、《营造法式》、《农书》都在这一时期完成。科学萌芽比西方要早半个世纪。这是否为“重文轻武”的花果？无法得到结论。不过文人受到较多的尊重，廷议中得到较多的民主是个事实。范仲淹可以拉着皇帝议事，不得结论不散朝。宋朝对文人的容忍，不下于贞观一代。

“熙宁新政”不仅应使大宋王朝得治，也应对中国的强盛有助益才对；政争使新法失败，中国注定要在一千年后受到侮辱，并过落后的生活。

这是历史的定命吗？

王安石之所以成为大政治家，“熙宁新政”不是单独一项改革，而是整体配套的。农业、商业、军事、税赋、教育都有整套办法。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兴学校、办教育，平民可以读书。不仅是州县设立学校、科举改革，更重视医农、律算等专业学校。此项教育若能持续百年，中国是个甚么面貌，可以留给读者很多想像空间。但这些都政争所摧毁，俱往矣！历史是不能重来的。

《王安石全传》的内容，重在经政改革，因此非为王安石写传记，实际只写了“熙宁新政”中的这一段。不过值得强调的，这是小说，而非历史，正如《水浒传》、《三国演义

义》、《红楼梦》一样，用小说的笔法戏剧了历史，为了趣味，也有虚构的真实。因为它毕竟不是严肃的历史，与历史研究不同。不过其中的确有不少真实事件在内，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它是非小说，也不能说它是历史。

其实小说有很多分类，如“推理小说”、“新女性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意识流小说”等等。因此，《战争与和平》、《战地钟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有其历史背景，却不能因为有其历史背景而被否定它小说的艺术价值。

故此，小说的定位，在于语言的运用是否艺术化，结构是否合理化，人物是否典型化，历史事件是否戏剧化，这些条件决定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是小说呢？还是非小说。高阳、南宫博是当代杰出的历史小说作家，托尔斯泰、左拉等都是历史小说家。

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易写，很多历史事件已经为人耳熟能详（典型化），如何戏剧化这些情节与虚构部分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的确需要一些技巧。其次为古今地理、古城街道、度量衡、衣着、风俗习惯与语言方式等，都需要有相当的历史常识。以某电视台演出的《秦始皇的情人》而言，将军们常带剑上殿。秦代防制很严，是不允许将军们随便带剑上殿的，否则荆轲早已得手，带刀侍卫是需要特许的。不过历史剧仍以趣味为满足观众的需要，考究不得。

对于宋朝复杂的官制，要使它错得少，除了官职表之外，许多专门工具书不可少。为了写《王安石全传》，曾在上海买得《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宋史”、“辽夏金元史”、“清史”三个部分。但专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比如对于女人，常常只能查出姓而无名，只好以夫人代之，曹皇后、高皇后、向皇后等，要把一千年前的人、事，彼此关系弄得清楚，任何历史家都不易办到。有的穷毕生之力，去研究一个问题，都很难做到正确无误。何况历史也有各说各话的情况，如邵伯温的《闻见录》记有南鸟北飞、杜鹃在洛阳啼泣一节。以气候，杜鹃习性，都不可能，所以《闻见录》只不过是旧党张目的一本书罢了？能尽信书吗？

另一个问题，历史有多少真实性？很多是模糊的历史，如“陈桥兵变”，到底是谁的主谋，颇成问题；《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都有许多虚构；《宋史》为元人所修，有多少真实，又有多少客观，都值得怀疑。考证之学之所以如此发达，探求较接近真实，是主要原因。

《王安石全传》于1995年4月14日完成，17日再度住荣总做第三次心脏气球扩张术。人生无常，怕发生突变，无人可续写此书，辜负了《经济日报》徐先生的美意，住院前每天仍赶写三千字。末了，得感谢联经公司给予出版的机会。

因此，对本书而言，只能说笔者已经尽力了。

姜穆

1995. 7. 30 谨序

目 录

第一章	赴京候差,细说往事	(1)
第二章	澶州之盟,丧权辱国	(26)
第三章	停泊京城,官船失火	(48)
第四章	拜访韩絳,推心置腹	(56)
第五章	相府集议,老臣议论	(62)
第六章	便殿论政,皇上点头	(70)
第七章	拟新法,行新政	(84)
第八章	新旧势力,激烈抵角	(100)
第九章	访察民情,实施新法	(112)
第十章	干部不足,地方包围中央	(125)
第十一章	上下联手,反对青苗法	(136)
第十二章	联合裨阖,新法顿挫	(144)
第十三章	罢新政,朝野交征	(163)
第十四章	罢朝以抗,新法顿挫	(172)
第十五章	改组台谏,去除障碍	(179)
第十六章	旧人行新法,弄权作奸	(188)
第十七章	设宫观院,化除阻力	(196)
第十八章	开罪巨室,后族反扑	(207)
第十九章	浩浩东流,烟尘如寄	(216)
第二十章	农业复苏,府库渐盈	(233)

第二十一章	方田均税, 伤及皇亲	(242)
第二十二章	开罪豪强, 反扑新法	(251)
第二十三章	天灾地变, 新政受挫	(263)
第二十四章	放下千钧担, 罢相归田庐	(275)
第二十五章	挣脱名缰利锁, 逍遥红尘之外	(291)

第一章 赴京候差，细说往事

通济渠波光粼粼。王安石的官船，逆水向汴梁航行，越往北水便越混浊。通济渠的流速不大，逆水而行，速度相当缓慢。

这次王安石赴京候差，也未打算出任京官，所以除了一家六口之外，家具行李都极为简单，连老家人都没有带。因此，官船虽大，却不像那些粮舟，载重量大，吃水深。粮船沿途搁浅的不少。两岸纤夫哼着拉纤号子，沉雄浑厚，从那些歌声里，就知道纤夫是多么的辛苦了。

那些都是征来的役夫。大宋的徭役太重了，爱民如子的王安石，知鄞县时，就已经注意到徭役对老百姓的负担。如何减轻那些负担，是富国的一个重要措施。他在鄞县做了不少实验，对于农民的增产绝对有利，只可惜在鄞县知县任期也只有三年，纵然能够改革也有限。何况官卑职小，能够使自己的理想实现，也只不过一县一郡罢了。要使国家强盛，朝廷不全面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一旦获得重用，非改革这些弊端不可！

王安石所买的是一艘新船，满船充满木香，外缘褚色，船舱却是原色，舱内隔成三个小间，船尾还有个厨房。王安石是特别订造的，贵是贵了一点，但是值得。

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买一只船？这是夫人所不能理解的。

“相公，累不？”

“不累！”

“我们这次去汴梁，要住多久？”

“通常候职是一年，但也可能接受京官。”

“那就不该买这只船啊！”

王安石沉默很久，才说出他的想法。这次奉诏赴京，虽然仍不想就京官，过去已乞免就试等谦辞，这次是越次入对，不好再坚持。需要考量的是父母大人去之后，兄弟姐妹也完成了嫁娶，如今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搪塞，所以很难预料自己要干什么？一点把握也没有。到底要在京住多久，也难以确定。汴梁米珠薪桂，居更不易，买一条船比买栋房子便宜多了。

“我们在汴梁很可能住在船上。”王安石说。

“很好啊！这样也可以省一点。”

“这可能要委屈你们母子了。”

“相公！我的好官家，怎么说委屈呢？省一点是应该的。”难得这么轻松，暂时卸下仔肩，终日板着的脸也有了笑容。“你到京一定有很多应酬，住在船上方便么？”

“应酬？对于那些无聊的事，我不会，也不想参加。”

“这怎么成？司马大人、欧阳大人对你那么好，总不能……”

“他们对我的确有知遇之恩，多次保荐，但我也在今上面前推崇过他们啊！”这种互相推崇的事，在大官场上是极普遍的现象。“一切都免了，人贵在知心，不在互相酬唱上。”

“也对！有的地方也得改，不是入乡随俗么？”

“夫人，这种事，少操心，免得老得快！”

四十多岁的王安石已蓄了胡须。

“你知道外间说什么吗？”

“说什么？”王安石茫然。

“……”夫人深知王安石的性格，只默然相对。

“不要紧，你说吧！”

“不生气？”

王雱、王需推搡父亲的肩膀。“爹爹不会生气！”王雱说。

“对！我不会生气！”

“外间说，你是拗相公！”

夫人出身世家，江右名系，大哥吴显道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以诗词显世，不少人千里投在吴夫子门下，私庠为之爆满。夫人也是饱读诗书的。

“真的吗？”

“是真的！”

王安石叹了口气说：“夫人，不是我不就京官，实在是……”

“我知道，一家老小十几口，京官俸薄，应酬又大，京官难为。”夫人安慰他说，“如今公公安葬，大姐出嫁，大伯也去世了，担子减轻，今后要想替国家做点事，只有做京官才有可为……”

“我知道。”王安石略为沉默后，说出了他仍想外任的意图。

“唷！妈妈，你看，爹多脏……”

王雱从王安石的胡子上，抓到一只虱子给夫人。那是一